



ZHONGGUO
2017
WEIXINGXIAOSHUO
PAIHANGBANG 年

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

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

2011

2013

2015

2017

2016

2014

2012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◎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



2017年

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7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 /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. — 南昌 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12
ISBN 978-7-5500-2531-8

I. ①2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小小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89530号

2017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

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李梦琦 丁文勇
书籍设计	方 方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mm×1168mm 1/16 印张 22
版 次	201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30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531-8
定 价	43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475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| | | | | | |
|----|-----|-------|----|-----|-----------|
| 1 | 夏 阳 | 南京的太阳 | 41 | 庞 滢 | 天鹅都去哪了 |
| 4 | 王 溱 | 离开水的鱼 | 44 | 张晓林 | 汪绶承 |
| 7 | 谢志强 | 盐碱滩 | 47 | 高巧林 | 斗 漆 |
| 11 | 刘国芳 | 荞麦花开 | 50 | 薛长登 | 奔跑的鱼头豆腐 |
| 15 | 凌鼎年 | 四要堂子孙 | 54 | 陈 毓 | 立 夏 |
| 18 | 刘建超 | 圆 场 | 57 | 小 海 | 波 秀 |
| 21 | 陈国祥 | 车 迷 | 60 | 申 弓 | 顺时针, 逆时针 |
| 24 | 刘正权 | 把闺女做大 | 63 | 安 谅 | 刘四斤 |
| 28 | 江 岸 | 喝晃汤 | 66 | 陈德鸿 | 孟三爷的徒弟 |
| 31 | 刘博文 | 一声叹息 | 70 | 侯发山 | 黄土高坡 |
| 34 | 非 鱼 | 岛拉和米法 | 73 | 戴 希 | 这个故事我不写不快 |
| 37 | 崔 立 | 少 年 | 76 | 程奋只 | 震旦雅雀 |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|
| 79 | 袁炳发 | 堂 号 | 125 | 赵海华 | 捉 鱼 |
| 82 | 厉周吉 | 遍野荆花 | 128 | 苏丽梅 | 都是为了孩子 |
| 85 | 三 石 | 县长在哪儿 | 131 | 李晓东 | 黄金寨 |
| 88 | 相裕亭 | 布 点 | 133 | 左 岸 | 修鞋摊 |
| 92 | 欧阳明 | 元 凶 | 137 | 张殿权 | 劳 模 |
| 95 | 袁省梅 | 我真是老师 | 141 | 刘琛琛 | 借尸还魂 |
| 98 | 刘 公 | 不欢的筵席 | 145 | 飞 鸟 | 六六的红脖羽 |
| 101 | 刘国星 | 雪地开花 | 148 | 冯继芳 | 雷打冬 |
| 104 | 万 芊 | 陈 案 | 151 | 白旭初 | 老 兵 |
| 107 | 金 波 | 都是纳米惹的祸 | 155 | 安石榴 | 一对夫妻 |
| 111 | 刘向阳 | 老哥仨儿 | 158 | 李忠元 | 巷口的红灯笼 |
| 114 | 许心龙 | 拿手活儿 | 161 | 臧安民 | 破 冰 |
| 119 | 乔正芳 | 聚 会 | 164 | 陈耀宗 | 爬楼梯 |
| 122 | 张先军 | 孝 | 167 | 赵淑萍 | 漏 洞 |

170 黄克庭 25周年同学会

173 肖曙光 偷瓜记

176 万吉星 爱心墙

179 韦如辉 熊孩子

183 岑燮钧 七阿太

187 徐慧芬 穿 越

190 马 卫 多 事

193 秦兴江 说 梦

196 林永炼 有微信说……

199 许 仙 新生志愿

203 滕敦太 熬

206 陈国凡 饭 局

209 刘怀远 往事一则

212 陈力娇 还你人民币

215 贺小波 诱 饵

218 夏一刀 十七岁那年的单车

222 闫玲月 眼睛告诉你

225 徐国平 炸掉一座老水塔

228 付卫星 情 面

231 孙全鹏 乡长要来村里

234 段锡民 当家的女人

237 卢利军 老周叔

240 侯建臣 螺丝扣

243 李 全 我要去北京

246 杨 力 老梁有酒

249 赵登科 赵三副

251 林庭光 祟 粮

254 李世民 三棵黑白菜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-|
| 257 | 侯文秀 | 答 应 | 302 | 赵长春 | 猎人张光 |
| 259 | 陈海红 | 慰问英雄的母亲 | 305 | 鸿 鸣 | 守 护 |
| 262 | 敖 萌 | 重 逢 | 308 | 王春迪 | 瞿家馒头 |
| 265 | 罗贤慧 | 情人节之夜 | 311 | 高沧海 | 魔术师 |
| 268 | 林巧云 | 香 火 | 314 | 符浩勇 | 追 寻 |
| 270 | 邵火焰 | 都市花园 | 317 | 昌松桥 | 猎神之死 |
| 273 | 孔玉新 | 活着就好 | 320 | 甘应鑫 | 狼 叫 |
| 276 | 葛会渠 | 最好的惩罚 | 323 | 曹隆鑫 | 他那里下了一场雪 |
| 279 | 陈志江 | 瞎折腾 | 326 | 曾宪涛 | 老祝的地盘 |
| 282 | 陈振林 | 寻找英雄 | 329 | 李立泰 | 局 戏 |
| 286 | 王若冰 | 离 婚 | 332 | 揭方晓 | 金瞎子 |
| 289 | 李佑伦 | 天龙是贵人 | 335 | 蒋先平 | 楼上楼下 |
| 292 | 李秋善 | 水饺有毒 | 337 | 墨 村 | 墙上有一个洞 |
| 297 | 李运明 | 搬 家 | 341 | 厉剑童 | 最后的箍匠 |
| 299 | 黄宁兰 | 遍地月光 | 344 | 兰 卓 | 老鼠与婚姻 |

南京的太阳

夏 阳

到南京的第二个晚上，我接到警察的电话。电话里，警察说：“有个男人自称是你父亲，麻烦你来一趟，确认一下他的真实身份。”

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我来南京，是参加小鹿五周年演唱会。临走时，父亲在手机里千叮咛万嘱咐，不接听陌生电话，不搭理陌生男人，不独身走夜路……简直把人世间所有的黑暗与丑陋数落个遍。没想到真被他言中了，陌生的南京居然冒出来一个自称是我父亲的男人，真是狗血剧情，比小说还小说。

我对着手机非常干脆地拒绝：“骗子，我爸特意叮嘱过，这样的人肯定是骗子！”

南京的太阳真大，铺天盖地，到处是它翻滚的热浪，把南京城变成一个巨大的平底煎锅，沸腾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少年情怀。从故乡到南京，不到四百公里的路程，我却差点和父亲闹翻了。

虽然隔着千山万水，但我完全能够想象出父亲在手机那端的样子，他肯定是板着脸孔，紧锁眉头。为此，我不得不要点小花招。我对父亲说：“人家明年就要参加高考啦，每天日程排得满满的，脑袋都快要爆炸了。去南京也不是专程为了看演唱会，演唱会有啥好看的，其实我更想去南大参观一下，给自己

定一个目标，你女儿明年保证把它拿下。”

果然，父亲在那边沉吟了片刻，说：“你妈没时间陪你去，我这边又请不到假……”

我立刻打断父亲的话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老爸，您一向教育我要独立，现在正是锻炼的机会，您十六岁不就自己出去打工了吗？”

一切很顺利，不到中午我已经踏上了南京的地盘。南京的太阳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一出火车站就晃得我睁不开眼。

酒店早已在网上订好，手机导航和打车软件可以直接把我送到目的地，来前已规划好行程：先游览南大，第二天上午参加歌星签售会，下午和晚上是他们的演出。第三天到小鹿他们下榻的酒店守候，得到合影后返回故乡。

对于明年就要参加高考的我来说，南大的确是我心中的圣殿，这与当年高考失利的父亲一直对我的洗脑有关，他总是脸色凝重地说：“女儿啊，假如当年我考上大学……”我内心无论怎样不屑，表面也得装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模样。我知道，在我们之间，有些代沟是天然存在的，生活除了奔波劳碌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作为父亲，他只知道在青岛干建筑小工，抬水泥、搬石块、挑砖头，数年如一日，从不知道演唱会是何等气势恢宏，又怎么可能理解一个少女对心中偶像的深情膜拜和狂热迷恋呢？

现场的演唱会上，荧光棒似海，呐喊声震天，数万人忘情地摇，忘情地唱，宛如一个盛大的节日。我举着自拍杆，录制视频的手激动得发抖，喉咙吼得嘶哑，双脚跺得生疼……

演唱会结束后的第二天，我和众多意犹未尽的铁粉蹲守在他们酒店门口。你知道吗？老天不负有心人，我居然得到小鹿的同意与他合影，他还在签字本上留言：“努力冲刺，静候你的佳音。”我激动得全身颤抖，泪水迷离。所有的少男少女都在尖叫呼啸，现场气氛如同喷发的火山，而内心，更是海洋般澎湃。

就在这时，我再次接到警察的电话：“姑娘，先不要急着挂掉，你认真听

听这声音熟不熟？”

半个小时后，我来到派出所。一个狼狈不堪形容憔悴的男人，出现在我面前的监控屏幕上。

警察指着屏幕说：“最近周边发生了好几起强奸案、猥亵案，警方一直在暗中进行蹲伏抓捕。这名可疑男子跟踪了你两天，具有重大的犯罪嫌疑和作案动机。但无论我们怎么审问，他坚决不招，一直自称是你父亲。”

屏幕上的父亲，半年未见，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他头发灰白，野草一般杂乱，黑褐色的脸上，小眼睛倦怠无神，尤其是那满是血泡的嘴唇，于胡子拉碴间如一枚烂柿子。我清晰地听到他从监控器里发出的虚弱的声音：“我绝对没有欺骗你们，我女儿可以做证！”

我几乎哭出了声音，对着监控屏幕哽咽道：“爸，您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打电话给我？哪怕发个信息也好，您为什么要在这里待到现在！”

听见我的声音，父亲愣了一下，欣喜地扬起头，脸上绽露出一贯的微笑。他柔声道：“演唱会还没有结束，爸怕影响你。”

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

南京所有的太阳，突然跑进了我的眼睛，灼烈，滚烫。我不得不蹲下来，捂住面孔，捂住从指缝间奔涌而出的轰然暴雨。

离开水的鱼

王 溱

离过年还有两个月，石头就打算关了鱼档了。

来买鱼的人不解：“再挣他一个多月，误不了过年呀？”

石头麻利地刮着鱼鳞，说：“不成，我还得做准备。”

石头说的“准备”，确实是个费事的大工程。

他先去超市买香皂，挑贵的，除菌的好，美白的也挺好，一样拿一块，想了想，又拎上一罐去死皮的。

一回到家石头就一头钻进了浴室，倒点这个，抹点那个，像刮鱼鳞一样狠狠往自己身上刮搓揉捏，不时把手凑到鼻子前闻闻：汗味，没了，腥味，好像也没了，就是那层皮还是黑不溜秋的。黑不要紧，关键是黑得不均匀，看起来像沾了许多鱼鳞似的。最要命的是手和脚，布满了沟沟壑壑，粗的细的，每一条都好像深不见底，把石头这些年吃过的苦都深深藏在里面。

石头叹口气。怪就怪城里的太阳太要强，养鱼的水太彪悍，非要在人身上留下个子丑寅卯来。

不过石头早有心理准备了，得慢慢来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石头开启冬眠模式，躲在出租屋里，吃喝全靠外卖，杜绝

任何跟太阳和脏水接触的机会。晚上9点，石头准时坐到浴室里，一遍又一遍地抹，一遍又一遍地搓。

大半个月过去了，石头感觉自己确实白了些，可那些沟沟壑壑像树根一样长在手脚上，怎么也去不掉。

石头决定出狠招——用砂纸。当砂纸在手上来回刷，却一点也不觉得疼时，石头有些绝望，这样子的手摸在媳妇身上，怕是跟拿砂纸刷她没什么两样吧？

石头媳妇很白嫩，石头媳妇爱干净。

石头媳妇是去年才嫁给石头的，新婚之夜，她让石头在大木桶里泡，拿瓜络搓，直搓得石头身上的胎记跟刚出生时一样粉红粉红的，这才娇羞地到床上候着。

平日里石头媳妇就像个清道夫似的，天天跟脏东西较劲，就连藤椅缝里头藏着的污垢，也用牙签慢慢挖出来，再用布沾肥皂水，一遍又一遍地擦。对于拾掇自己，石头媳妇也不含糊，洗面奶、护手霜、润肤露啥的摆满抽屉，天天涂涂抹抹不嫌费劲。

石头已经一年多没见到媳妇了，石头一想起媳妇，砂纸就刷得更使劲了。

又大半个月过去，沟沟壑壑铲平了一点，身上的“鱼鳞”也淡了些，可就是进度太慢。石头忽然冒出个主意，先把整个人泡泡，泡开了再刷，肯定能快些。

出租屋没浴缸，石头一咬牙，在一家有浴缸的酒店订了几晚。

别替石头心疼钱。石头有钱。

这年头卖鱼的哪会没钱？活蹦乱跳的鱼掺着让鱼快活的水，鱼水同价，腰包就鼓起来了。去年春节石头没回去，更是狠狠赚了一笔。不过石头真没住过大酒店，特别是有浴缸的酒店。石头在城里只知道挣钱。

入住时，酒店前台的妹子问：“一个人？”

他说：“是的。”

办好手续后，带路的妹子又问：“一个人？”

他说：“是。”

石头回答的时候，忽然觉得无来由地自豪，是的，一个人，这么豪华的房间，老子一个人住！

在高级酒店里泡过几晚的石头，果然沾了点贵族气，看起来白净多了，连那块胎记也红润起来，像刚出生的粉嫩猪崽子。石头卷起行李，喜滋滋回家找媳妇去了。

媳妇没在村口迎着，媳妇也没在门口盼着，媳妇正在地里忙得不可开交。见石头到了家，她又冲进厨房杀鸡宰鱼。这跟石头想象的不太一样，石头以为她到家时，媳妇应该小鸟一样扑上来，他就可以拉着媳妇的手说几句悄悄话。

无聊的石头只能自己到处晃悠。

家里拾掇得还行，就是藤椅的缝隙塞满了灰。

抽屉里没有乳液面霜，也没有护手霜，只有剪刀和针线。

等媳妇刷完碗，洗完衣服，石头迫不及待地拉住媳妇的手，吓了一跳，你的手咋跟砂纸似的？

媳妇一撇嘴：“地里的活不用干呀？你爹不用伺候呀？家里活不都得我干？”

石头很愧疚，紧紧搂住媳妇。媳妇闻到石头身上有淡淡的香味，石头闻到媳妇的身上淡淡的鱼腥味，两人都怔住了。忽然石头媳妇挥手甩了石头一巴掌：“你肯定不是去卖鱼，说，是不是在城里当小白脸了？”

挨了巴掌的石头，嘴巴一翕一合的，就像刚剥下的鱼头。

盐碱滩

谢志强

朵朵听了好一阵子，终于听出了眉目。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的口中，频繁地说一个词：盐碱滩。奶奶、爸爸都拗不过爷爷。似乎爷爷瞄准了靶子——开弓没有回头箭。爸爸几次强调：“都拿那一片盐碱滩没办法呐。”

爷爷说：“我这副老骨头慢慢去磨，我就不信种不活树。”

爸爸要求跟爷爷一起去。

爷爷做了个否定的手势，说：“你忙你的工作，你把树苗拉去就行了，叫朵朵陪着我。”

朵朵正在欣赏奶奶种的花。奶奶招朵朵过去，对爷爷说：“你要服从朵朵的命令。”又对朵朵说：“朵朵，你要管好爷爷，爷爷身上有弹片，一累就疼。”

出发时，爷爷穿上不知什么年代的旧军装，黄不拉叽，肩上还有盘扣，像出征一样，扛着一把砍土钎。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把工兵铲，颁发枪一样，交给朵朵。爷爷说：“下命令吧。”

朵朵用大人的口气喊：“出发。”

出了城。爷爷用商量的口气说：“朵朵，这一次，你听我的好不好？”

朵朵仰脸看着爷爷说：“为啥？想篡权？”

爷爷说：“你不熟悉地形，咋指挥我？”

朵朵眨眨眼，说：“好吧，种树，你指挥，其他，我指挥。”

进了盐碱滩，起初，朵朵每一步都狠狠地踩。碱壳发出脆生生的爆裂声。走起来很费劲。朵朵说：“爷爷，你背背我。”

爷爷笑了，说：“指挥员走不动了，咋带兵打仗？”

朵朵说：“谁说走不动了，我想站得高、看得远。”

爷爷说：“对对，纵观全局。”

爸爸的轿车已停在盐碱滩旁，开不进，爸爸已把一捆树苗扛进盐碱滩中央，还有两桶水。爷爷说：“你忙你的去吧。”

爷爷挥动砍土钎挖坑，偶尔，还往手心里吐几口唾沫。朵朵的工兵铲使不上劲，她拿着一株树苗等在旁边。爷爷说：“树苗的窝挖好。”

朵朵那嫩白的小手（手背上还有小酒窝）扶着树苗，直直地扶着。爷爷往坑里填土。一会儿，小树苗在一个小土堆里立住了脚。朵朵用葫芦瓢往土堆浇水，说：“小树苗，好好喝，快快长。”

那一天，栽了一片树苗。朵朵的小脸，晒得红扑扑。

爷爷说：“像秋天的红苹果。”

朵朵问：“这些树开什么花？”

爷爷说：“桃花、梨花、沙枣花。”

朵朵说：“我命令它们通通开花。”

爷爷说：“到时候，花儿朵朵，蝴蝶、蜜蜂也会来，等快要开花了，我向你汇报，你再下命令。”

朵朵模仿爷爷离休前的语气，说：“你要及时向我汇报。”

爷爷对站在树苗前的朵朵敬了个军礼，说：“是。”

可是，过了半个月，树苗不见发出绿芽。朵朵一副思索的样子，问：“是不是土地不肯接受树苗？”

爷爷说起1941年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艰难，起初，老百姓也不接受八路军，躲避、害怕，最后，军民鱼水情。

朵朵说：“根据地跟盐碱地有啥关系，打仗和栽树是两回事。”

爷爷说：“我有办法，叫土地高高兴兴地接受树苗。”

爸爸也来协助爷爷灌水压碱。朵朵把这个办法称为盐碱地渴坏了，喝饱了水，就不反对在它身上种树苗了。爷爷提示说：“盐碱太重，树苗受不了，水能把碱压下去。”

果然，第二批栽下的树苗，长出了一片一片的嫩绿的叶子，像小手一样鼓掌。其中，爸爸还移植来几株粗壮的树，据称当年就能开花结果。爸爸说这是一种示范，让小树苗活得有信心、有方向。

几株粗壮的树开出粉红的、雪白的花朵，哪里飞来的蜜蜂在花丛中忙碌。爷爷像个讲解员，讲着未来的结果，香梨、桃子、沙枣。

朵朵看见有花瓣凋零，说：“我要它们一直开着花，开不败。”

爷爷说：“花只能看看，不能吃。”

朵朵说：“蜜蜂咋喜欢花？”

朵朵说：“蜜蜂采花蜜。”

朵朵咬定，说：“我就喜欢花，反正我喜欢花。”

爷爷为难地说：“要是做思想工作也许能叫花不败。”

多多说：“啥思想工作？我要花一直开。”

爷爷说：“我劝劝花，可能劝不住。”

中午，太阳悬在当空。朵朵捡了一捧树下的花瓣，似乎责怪爷爷失职，说：“你看看。”

爷爷要抱起朵朵，朵朵跳开。爷爷摊摊手，说：“朵朵，花呢，劝也劝不住。”

朵朵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爸爸告诉我，以前，好多好多扛着枪的叔叔，都听你的指挥，你是故意要树结果。”

爸爸说：“花跟人不一样，对花来说，命令不管用。”

朵朵：“你根本就没有到树跟前去过，你在屋里打瞌睡。”

爷爷说：“烈日当头，屋里凉快。”

朵朵转身出门，像一只蝴蝶，飞向大树。爷爷跟出来，喊：“太阳太大，现在，你的位置在屋里，指挥员不能直接上前线。”

这就是我和爷爷的故事。朵朵这个乳名由爷爷起。我上小学时，那片盐碱滩已成了果园。后来，好多叔叔阿姨都来栽树，各种树，像整齐排列的队伍，站满了原来的盐碱滩。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尽管已是果园，可人们还是习惯地称盐碱滩。比如说那里摘来的果实，会说：“哦，盐碱滩的味道好。”

每年春天，花开满园，我都会去。爷爷的坟墓就在果园旁边，有一次，说起爷爷，爸爸说：“朵朵，爷爷宠爱你，可是，你对爷爷很霸道。”我说：“爷爷喜欢我命令他呀。”